

通介堂經說

通介堂經說卷十一

徐勣學

尙書三

禹貢

元纁璣組

荊州厥篚元纁璣組傳曰此州染元纁色善故貢之璣珠類生於水組綬類王氏引之曰元也纁也組也皆女紅所爲也璣則珍寶之屬廁於元纁組之間殊爲不倫篇內凡言厥篚織文厥篚縠絲厥篚元纁縠厥篚織貝正義引鄭注曰貝縠名厥篚織縠皆無及珍寶者徐州厥貢蠙珠之下乃言厥篚元纁縠則珠璣非入篚之物不得云厥

匪元纁璣組也竊疑璣當讀爲暨暨者與也及也厥匪
所貢有元纁及組也孫氏伯淵曰璣是綦字引周書王
會篇王元繅璧綦十二孔注云元繅謂以黑組紐之綦
玉名爲證案組之所用不獨紐璧且不言紐而但舉所
紐之玉之名則文不成義況古音綦在之部璣在脂部
二部不相通不得以璣爲綦也灝案王氏謂璣爲珍寶
之屬不當廁於元纁組之間是也而以璣爲暨尙不甚
確孫氏引逸周書謂璣是綦字其說爲長惟孔晁注以
綦爲玉名非是月禮弁師會五采玉璫鄭注曰璫讀如
薄幣綦之綦結也此以綦結五采玉爲弁飾綦非玉
也綦讀之在紐品皆文也一曰不借綴不當節薄

藉繩屨也或作綦案綦有二義一爲帛蒼青色一爲纓
纂之屬所以維繫者也鄭風綺衣綦巾玉藻綦組纓士
喪禮組綦繫于踵內則信屨者綦弁師之曾五采玉璫
王會篇之元繚璧綦是也又馬絆亦謂之綦注喪禮鄭
馬絆綦其所用不同而皆爲維繫之物此元繚璫組元
之綦繚爲采色之帛綦組則纓纂之屬也王氏以綦璫二字
古音不同部遂謂不得相通然近人攷定古音亦但就
周秦間有韻之文區以別之上溯唐虞千有餘年未必
其悉合也

北過降水至于大陸

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傳曰降水水名入河大陸澤名正

義曰地理志降水在信都縣班固以襄國爲信都在大
陸之南或降水發源在此下尾至今之信都故得先過
降水乃至大陸若其不爾則降水不可知也鄭以降詣
下江反聲轉爲其河內其縣淇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
縣北近降水也周時國於此地者惡言降水改謂之其
此鄭胸臆不可從也胡氏渭曰襄國今爲邢臺縣縣界
絕無降源孔說非是漢志信都之絳水酈元所謂絳瀆
者也濁漳注云漳水自南宮縣故城西城在今縣西北又北絳
瀆出焉今無水故瀆北逕信都城東散入澤渚信都城即今冀州
治與張甲故瀆同歸于海故地理志曰禹貢絳水在信
都東入海此漳水一時之徙流漢志以爲禹貢之絳水

大謬宋張洎曰降水卽濁漳也字或作絳地理志上黨屯留縣下云桑欽言絳水出西南東入海酈元引此文作入漳云絳水發源屯留下亂漳津與漳俱得通稱河之經流自大伾山西南折而北爲宿胥口至列人斥章縣界合漳水是爲北過降水大陸地也非澤也以地爲澤自班固始安國於冀州云地名而導河又云澤名前後違戾孔穎達冀州疏以爾雅廣平曰陸但廣而平者則名大陸故異所而同名此說尤當至爾雅十藪自當主澤名孫炎解不誤穎達引以證經之大陸則誤耳酈案康成以其縣之淇水爲降水道元已駁之班志以降水爲南宮之絳漬其地在大陸澤東北如此則是北過

大陸乃至降水矣其謬更不足辨然胡肫明從張洎之說以發源屯留之降水合漳水入河爲北過降水亦非是降水既合于漳則入河者漳也安得謂之北過降水乎今案孟子曰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洚與降同後人易水旁降水蓋卽沙工堰之水也其水勢湍悍故築堰禦之溝洫志載賈讓治河三策云黎陽內黃及東郡白馬故大隄皆前世所排又爲石隄激水百餘里開河再西三東不得休息是其地多有隄堰自咎相沿如此沙工堰雖未必築於禹時然商紂已有沙工臺之名賈讓所云百餘里開河再西三東正水逆行之謂也由是言之北過降水卽沙工之地明矣又傳訓大陸

爲澤名是也而於冀州則謂大陸地名此或偶誤或傳
寫之譌皆未可知孔沖遠於冀州引爾雅廣平曰陸以
釋之乃疏家墨守傳注通病而牯明專以平陸爲是誠
不知其何心若泛言平陸則隨地皆有之矣豈獨冀乎

同爲逆河

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傳曰合爲一大河
名逆河而入于渤海正義曰鄭元云下尾合名爲逆河
言相向迎受王肅云同逆一大河納之於海其意與孔
同胡氏潛曰蘇氏軾曰逆河者旣分爲九又合爲一以
一迎八而入於海卽渤海也薛氏季宣曰河入海處舊
在平州石城縣東望碣石其後大風逆河皆漸於海舊

道堙矣程氏大昌曰逆河世之謂渤海者也逆河之地
比九河又特窪下故九水傾注焉雖其兩旁常有涯岸
其實已與海水相合不止望洋向若而已黃氏度曰逆
河碣石今皆淪於海按經所謂海乃東海在碣石之東
而說者以爲勃海由不知故逆河後爲海所漸耳此先
儒之通患惟子瞻士龍泰之文叔能辨之石城縣故城
在今直隸永平府灤州南三十里碣石之東爲滄溟經
之所謂海也其西則逆河後世謂之勃海碣石者河海
之限勃海者逆河之變也近世學者據導河無碣石之
文以爲河不至碣石入海是殆未有以蘇薛程黃之解
示之者也誠知勃海卽逆河而碣石負海當逆河之衝

則紛紛諸說不攻而自破矣。灝案偽傳謂同合爲一大河名逆河而人于勃海其說最謬。世儒多爲所蔽。胡氏不能辨。且引蘇薛程黃之說謂勃海卽逆河其意以爲九河合處本名逆河至碣石乃入海故曰碣石者河海之限尤爲強斷。夫經云同爲逆河者謂九河皆同爲海潮所逆入也。如以逆河爲水名經當云至于逆河入于海始與全篇文同一例。何以言同爲逆河乎。且勃海與東海一水相連九河之入勃海卽是入海又何須分割一段名爲逆河然後入海邪。

東迤北會于匯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

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正義引鄭元云今長沙

郡有澧陵縣

漢志作澧陵

又云東迤者爲南江灝案彭蠡在

大江之南鄭讀東迤斷句則北會于匯不可通故從來說者多未得其解吳草廬移上文東匯澤爲彭蠡六字於此句之上言漢水自北來入江江水與之會不言會于漢者以漢有漾沔滄浪之異名不可指定一名故但曰會于匯也金吉甫則以匯爲漢之誤字皆信口爲說耳鄭云東迤者爲南江蓋謂在彭蠡之南也故以澧爲澧陵由澧陵而東則北會彭蠡矣無如彭蠡之南別無所謂南江者其說不可通也且水由南北流乃有東西通今自西而東豈有所謂東迤者乎阮太傅以會于匯

爲震澤然上文明言東匯澤爲彭蠡則此所謂匯自指

彭蠡而言安得移之震澤且三江入震澤乃僞傳之義

非鄭意也

孔冲遠曰傳云自彭蠡江分爲三入震澤是孔意鄭云三江分於彭蠡爲三孔東入海其

意言三江既入入瀨謂東迤北會于匯當以東字逗句海耳不入震澤也

此與東匯澤爲彭蠡東別爲沱東爲北江東爲中江同

一句法迤北二字連讀言東下哀迤于北而會于匯耳

彭蠡不必在北也林少穎云孔氏以東迤爲句而北字

屬下非經意也胡朏明云江水迤北由沙羨始漢自大

別以至彭蠡大勢皆東江自沙羨以至彭蠡則東且迤

北王氏鳴盛亦曰北字句絕傳疏以北屬下句似反以

彭蠡爲在北矣皆已得之而阮氏未暇詳審復亂其說

不可不亟辯也。述北斷句竝非難明而阮氏不悟者以康成東述句先入爲主故也。卽如王說甚明而仍爲鄭氏回護謂鄭云東述者爲南江猶云東北述兩會于匯者爲南江不知此節經文明云東爲中江非南江也。凡立說有所顧忌必不能條暢通達而反自紊其說以招駁難而正諒終於不明蓋不獨西莊矣。澧水在今湖南澧州東南流入洞庭湖湖爲九水所會。是爲東至于澧過九江自洞庭東北出巴陵所謂至于東陵也。曾彥和云巴陵與夷陵相爲東西由是逕臨湘夷陵亦曰西陵則巴陵爲東陵。嘉魚江夏諸縣其勢皆迤北行又折而南入蘄州東逕瑞昌至德化而會彭蠡今管水道雖有遷移而洞庭彭蠡終古不改者也。

澧爲榮東出于陶正北

導沅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榮東出于陶正北又東

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傳曰泉源爲沆
流去爲濟在溫西北平地濟水入河並流十數里而南
截河又並流數里溢爲滎澤在敖滄東南陶丘上再成
荷荷澤之水濟與汶合北折而東正義曰地理志云濟
水出河東垣縣今垣曲王屋山東南至河內武德縣入河
今武陟見今濟水所出在溫之西北七十餘里濟水既入
于河與河相亂而知截河過者以河濁濟清南出還清
故可知也胡氏渭曰水經注云晉地道記曰濟自大伾
入河與河水鬪南洑爲滎澤又云大伾在河內脩武武
德之界濟沆之水與滎播澤出入自此山東至河陰縣
四十一里又東至滎澤西北之穀倉十餘里故傳約言

之曰河濟竝流數十里又數里溢爲滎澤然河大濟小
濟既入河河挾以俱東濟性雖勁疾恐亦不能于大河
之中曲折自如若此自孔穎達言濟與河亂南出還清
後之好事者從而附會言曾有人伏水底見渾河中清
流一道直貫之者乃濟也世遂有濁河清濟之圖先儒
皆以爲濟水性下勁疾故能入河穴地流注顯伏此說
似勝也吳氏澄曰濟既入河其伏者潛行地下絕河而
南溢爲滎澤再出于陶丘北溢者言如井泉自中而滿
非有來處如荷澤被孟豬之被出者言在平地自下而
涌非有上流如某水至某處之至滎澤後既填塞陶丘
亦無竇濟潰故道不可復尋矣渭按書溢書出佳一見

乃禹貢之特筆當與他水導源首受者不同吳氏義取
精地理志云濟水自垣縣東南至武德入河軼出滎陽
北地中卽經所謂湓爲滎也曰軼出地中則重源顯發
不與河通可知矣說者以滎播河濟往復逕通爲禹之
舊迹非也曾氏旼曰職方云其川滎雒者禹時爲滎澤
而已周則爲川蓋滎澤至周時已導爲川與陶丘復出
之濟相接然河濟猶未通波及周之衰有于滎陽下引
河東南爲鴻溝與濟汝淮泗會者而河始與濟亂矣彥
和之說余淡信其然者蓋使滎澤陶丘之閒禹時果一
水相通則宋潰距河陸路無幾貢道之浮濟者必書曰
逾于河矣而經不然則以陶丘滎澤相去可五百里陸

路艱難故必由潞以達河耳今曹州定陶界中竝有濟水故道禹時則濟水伏流涌自陶丘之北而東注于荷澤無上源也潞案濟清河濁雖其性各殊而濟既入河斷無出而還清之理濟之溢而爲滎蓋必有重源伏流軼出地中如今阿井之類此當從吳草廬及臄明之說唯臄明云滎澤淳而不流又伏而出于陶丘則殊未確周官職方於滎雒目之爲川則爲長流之水顯有明徵曾彥和云至周爲川直是信口武斷周禮之書出於周初已云其川滎雒前乎此者則殷商之世所謂至周爲川者果何時乎臄明以貢道爲解亦屬支飾貢道由濟入潞由潞入河固不問陶丘滎澤之通流否也滎澤之

出陶正非復溢明矣又桂氏黻曰說文陶下引青東至
于陶正無北字李善注文選應貞詩顏師古注漢書高
帝紀引說文亦無北字鄭氏云言至于者或山或澤皆
非水名據此則鄭本亦作至于矣下文云又東至于荷
是先至于陶正又至于荷荷卽澤也鄭氏詩譜云曹者
禹貢兗州陶正之北地名此言曹在正北非謂水出正
北案桂說是也禹貢凡言東南西北多在句首其云至
于某地皆不言何方則此亦當同蓋篆文正作𠂔與北
形近北卽正之誤而衍者耳

附辨通典之誤

水經曰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爲沅水

王屋山在
今濟源縣

西北入又東至溫縣西北爲濟水南流過隤城西今在

溫縣東隤一本作填誤又南當鞏縣北南入于河與河合流東

過成皋今汜水滎陽今滎澤河陰二縣地至乘氏縣西故城在今

分爲二一水東北流入鉅野澤鄭注南爲濟水北爲濟水至利縣

今博甲下邑入于河又東北入海北即大清河近爲黃河徙流入海之

處興其一水東南流過乘氏縣南又東至下伾睢陵縣

南下邳國今徐州府邳州治睢陵今睢甯入于淮通典曰詳水經所作

殊爲詭誕全無憑據按後漢書郡國志曰因王莽末

旱此渠枯竭濟但入河而已不復截流而南水經是

和帝以後所授乃云南逕滎陽封丘宛句乘氏等縣

竝今縣地一依尙書禹貢舊道斯不詳之甚鄭道元

又從而注之其所纂序及注解竝大紕繆願案杜君卿詆水經注未免大過桑鄴所敘乃當時見行水道原非爲禹貢作注何云一依禹貢舊道乎濟溢爲滎乃伏流自發非從河出而君卿猥云王莽時因旱枯竭濟但入河不復截流而南然則禹時濟從河出乎且濟旣入河不出則已出則與河竝流何致因旱枯竭此司馬彪之誤杜氏變本加厲也攷郡國志河內郡但云溫縣濟水出王莽時大旱遂枯絕竝無濟但入河不復截流而南之語惟李賢注王景傳云濟水逕溫縣入河度河東南入鄭州又東入滑曹鄆濟濟青等州入海王莽末旱因枯涸但入河內而已亦無

不復截流而南之語君卿以爲皆出郡國志何其失
於檢勘耶濟水之北滑曹諸州者載籍從未聞有因
旱枯竭之事平帝時河汴決壞侵毀濟渠所漂數十
許縣至明帝永平十二年乃命王景與王吳脩渠築
堤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是乃水患非旱災
也蓋彪賢習聞大河故瀆王莽時有因旱枯竭之事
不加審辨遂誤以北瀆移之南河而以爲濟渠亦竭
不知北瀆所以涸者因河水徙流故瀆之外日微因
旱而遂空耳豈南河之謂乎此真南轅北轍矣閭百
詩引杜預料例濟水自滎陽卷縣東逕陳留至濟陰
北經高平東平至濟北東北經濟南至樂安博昌入

海郭璞山海經注云今濟水自滎陽卷縣東經陳留至濟陰北北至高平東北經濟南至樂安博昌縣入海又晉書傳祗傳云魏黃初大水後河濟汎濫邠超傳太和中桓溫引軍自濟入河毛穆之傳桓溫使穆之鑿鉅野百餘里引汶會于濟皆足爲河濟未嘗枯竭之證胡朏明云自鴻溝既開滎濱爲河所亂是已而又云東漢之世滎澤亦塞禹迹蕩然無存則爲司馬彪諸人所誤朏明既開百詩之說而不悟何邪今之沙河自長垣東明曹州至濟南東北由大清河入海者卽濟水之舊道也近咸豐五年黃河徙流自蘭儀改從濟水舊道入海則河又入于濟矣

甘誓

威侮五行

王氏引之曰威侮五行某氏傳曰威虐侮慢五行正義曰無所畏忌作威虐而侮慢之故曰威虐侮慢案威侮二字義不相屬威爲暴虐侮爲輕慢不得合言虐慢也且人於天地之五行何暴虐之有乎威疑當作威威者蔑之假借蔑輕也蔑侮五行言輕慢五行也灝案傳訓威爲虐實不可通豈有五行而爲人所威虐者故王氏破字爲威然威之作威未有明據今案古謂賊害凶禍爲威小雅常棣曰外喪之威言外喪之禍也左氏成十七年傳溫季曰逃威也猶言避害也

說詳各本篇

害有毀壞

義威侮五行蓋毀壞輕侮之耳

湯誓

而割正夏

舍我穡事而割正夏段氏玉裁曰孔傳正政也言奪民農功而爲割剝之政按傳不言於夏邑則各本夏字牘也正義云爲割剝之政於夏邑增此三字以暢經意耳史記殷本紀云舍我穡事而割政裴駰引孔安國曰奪民農功而爲割剝之政蓋今古文皆無夏字淺人據正義妄增之顧案此夏字唐初本已有之故正義云爾然則陸氏所見亦同故釋文不著各本同異蓋相傳舊本如是不得謂後人據正義妄增之也史遷蓋偶遺之或

本有夏字後人因僞孔傳之謬解而刪之亦未可知裴駰卽承僞傳之誤如傳所云爲割剝之政但云而割政則不詞甚矣愚謂有夏字是也舍我稿事而割正夏言奪農時也正夏卽謂夏時此與下文夏邑言各有當孔冲遠誤以夏邑爲解遂致語意牽混而文不成義矣

盤庚

盤庚遷于殷 至于今五邦

傳曰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我往居亳凡五徙國都灝案經云先王不常厥邑至于今五邦言前事也此時盤庚猶未遷不得併今遷之毫計之馬融云五邦謂商止亳囂相耿是也

商止今河南歸德府治古之南亳也偃師

縣爲西亳今隸河南府鄭史記作陽今榮澤縣隸開封府俱在河南相今內黃縣隸彰德府在河北耿史記作邢今山西絳州河津縣在河東許氏鵠鵠謂河津與相地隔太行千餘里太遠云是直隸順德府治之邢臺縣見尙書若史記所謂五遷則在盤庚既遷之後蓋以商

止遷亳爲一邊又遷豈遷相遷耿復歸于亳而爲五言

各有所當也又正義曰鄭元云商家自從此而號曰殷

鄭以前未有殷名也

史記集解鄭元曰商家自此徙而後號曰殷亳灝案商

頌云宅殷土苾苾又云殷受命咸宜是早有此稱康成

豈有不知而其言如此竊謂商之初稱殷也偶指其所

都之地而言未嘗爲號自盤庚居亳乃恆以爲稱或兼

稱殷商久之遂成專名耳

民不適有居

民不適有居傳曰適之也灝案適如安適之適謂不安其居耳下文云既爰宅于茲則適不訓之明矣

由乃在位

盤庚敷于民由乃在位王氏引之曰由者正也方言曰由迪正也東齊齊徐之閒相正謂之由迪盤庚敷于民民字兼臣與民言之由乃在位則專指在位者言之傳訓由爲用而以此爲教民之詞云教民使用汝在位之命失之灝案傳訓由爲用固未安土氏訓爲止雖亦可通然上句方敘盤庚敷于民乃不言所敷之事而別舉在位言之得無比敘事法王氏亦知說有所偏故云民字兼臣與民言此更是以意爲之說竊謂由當訓爲道

爾雅曰迪繇訓道也繇由古通道與導同導猶教也教
于民導乃在位乃兼臣民而言此總起之詞下文則述
所教道語也

今汝聒聒起信險膚

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傳曰聒聒無知之
貌起信險爲膚受之言我不知汝所訟言何謂正義曰
鄭云聒讀如聒耳之聒聒聒難告之貌王肅云聒聒拒
善自用之意也此傳以聒聒爲無知之貌以聒聒是多
言亂人之意也起信險膚者言發起所行專信此險僞
膚受之言妄有爭訟我不知汝所訟言何謂言無理也
釋文云聒聒故活反馬及說文皆云拒善自用之意段

氏玉裁曰聒說文作𦔻衛包因鄭云𦔻讀如聒耳之聒
竟改經文作聒聒開成石經從之學者取以改孔氏正
義陸氏釋文至宋人乃有訓聒聒爲譏譏多言者灝案
此商書自是聒字故陸孔皆本之許氏叔重所據作𦔻
者乃別本異文非原作𦔻而衛包改爲聒也段說近誣
拒善自用卽是以言拒人故孔冲遠謂聒聒爲多言亂
人之意亦非曰宋人言之也舊讀起信險膚爲句予謂
起字當逗句謂其聒聒而起也險讀爲愾信險膚言其
愾利耳

女無侮老成人

女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王氏引之曰唐石經作女

無老侮成人各本作女無侮老成人乃後人所改漢石
經作女毋翁侮成人七經孟子考文引古本作女無老
侮老成人下老字亦後人據俗本加之王氏鳳喈尙書
後案曰老與弱對侮與孤對成人與有幼對經意謂無
老侮其成人者無弱孤其有幼者不可以大雅蕩篇老
成人說此經也引之謹案某氏傳以孤有幼連讀殊爲
不詞當以弱孤連讀言以爲孤弱而輕忽之也孤之言
寡也成十三年左傳寡我襄公杜注寡弱也昭二十七
年傳弱寡王室弱寡猶弱孤也瀨案唐石經老侮二字
誤倒王氏所據以相證者獨山井鼎考文其引古本作
老侮老成人安知非上老字誤衍而必謂下老字爲後

人所加乎且老成人之稱必有老字然後可通若但云成人則弱冠以上皆可稱之安得遽以爲老而侮之乎王氏特未深思耳無侮老成無弱孤幼文義相對因上句云老成人故下句增有字助詞足句某氏傳以孤有幼連讀未爲不可王氏訓孤爲寡而援左氏寡我襄公弱寡王室爲證亦非孤字確據也

牧誓

執夷 如虎如貔傳

杜氏馥曰牧誓如虎如貔傳云貔執夷虎屬也郭璞爾雅注陸璣詩疏竝以執夷爲貔別名陸德明禮記釋文引書傳作執夷反案執夷固可爲貔之反語但作傳者

方託于孔孔時無反語豈得不知後人因釋文多反語遂加反字耳顓案執乃報之誤報夷正切貌字也漢時雖未有反切而以二字合聲爲一字則周秦以來久已有之如吳子壽夢一作倏壽夢之合聲爲乘也寺人拔一作勃鞞勃鞞之合聲爲拔也他如椎謂之終葵葵一名蒺藜之類不可枚舉此卽反語之萌身猶之爲報夷亦猶是矣至釋文引書傳自不合有反字當是後人所增

洪範

高川 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嚮用五福威用六極傳曰天所以嚮勸人用五福所以

威沮入用六極漸條漸讀爲饗漢書宣帝紀上帝嘉禱
海內承福節古曰黜陟曰黜是其例史記游俠傳已爲
其利者索隱曰黜受也與此義同漢書谷永傳作饗
用五福威虐也害也後漢書杜詩傳威侮二垂李注威
也害也威用六極天禍害之以六極也

金滕

穆卜

我其爲王穆卜傳曰穆敬也蔡九峰曰古者國有大事
卜則公卿百執事皆在誠一而和同以聽卜筮故名其
卜曰穆卜先儒專以穆爲敬而於所謂其勿穆卜則義
不通矣漸案穆有默義文選非有先生論李穆猶默靜也貌也穆卜蓋默

禱而卜也古者於祠事多曰穆周頌於穆清廟楚辭東
皇太一曰穆將愉兮上皇淮南覽冥訓宓穆休于太祖
之下是也

子仁若考

王氏念孫曰金縢子仁若考史記魯周公世家作且巧
考巧古字通若而語之轉子仁若考者子仁而巧也惟
巧故多材多藝能事鬼神意重巧不重仁故下文但言
乃允孫不若且多材多藝也若如傳曰周公仁能順父
則武王豈不順父者耶且對三王言之亦不當獨稱考
也瀕案王說子仁而巧是也惟云意重巧不重仁則於
仁字猶有未達此仁訓爲誠實如木訥近仁之仁蓋周

公自謂予誠實而巧慧耳論語雍也仁而不佞亦謂仲弓誠實而不巧慧與此詞異而義同

說見論語

大誥

猷大誥爾多邦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傳曰順大道以誥天下眾國釋文云馬本作大誥繇爾多邦正義曰猷訓道故云順大道以誥天下眾國也鄭王本猷在誥下漢書王莽攝位東郡太守翟義叛莽依此作大誥其書亦道在誥下此本猷在大上於文爲僞但此云猷大傳云大道古人之語多倒猶詩稱中谷谷中也瀕案傳訓猷爲道道大誥爾多邦文不成義孔沖遠以爲猷大卽大道之倒語

尤爲紕謬若如馬鄭王本猷在詒下

馬本猷作絲二字古通

又與

本經他篇不合多士曰猷告爾多士多方曰猷告爾四
國多方又曰猷告爾有方多士竝猷在告上與此文同
一例義無兩岐諸本猷在詒下者非善本明矣王氏引
之釋猷爲於言大詒於爾多邦亦未嘗不可通惟與他
篇猷在詒上者不合遂謂多士多方爲晚出古文所改
以就已說非篤論也今案爾雅云爰粵于邾都繇於也
釋文於音烏邾疏訓爲歎詞是也繇通作猷猷乃發聲
之詞與都於同

如皋陶曰都憂曰於之類是也爰粵于邾都繇皆語詞而兼歎詞說見爾雅

釋文正義所據之本猷在句首者乃古本相傳如是不
得偏據馬鄭諸本而改多士多方以就之也諸本猷在

話下者皆爲王莽做大話所誤然莽云大話道爾多邦者乃於話下增道字而讀爲教導之導非以道代猷而訓爲大道也馬鄭諸儒不察由是輕改經文而後人讀之反援莽話以爲左證矣

無愆于恤 天闕愆我成功所 天亦惟用勤

愆我民 厥誥愆度邦度士 汝劼愆殷獻

臣 汝典聽朕愆 愆祀于上下 夙夜愆

祀 佯來愆殷

廣雅曰愆比也說文曰比密也比有纘密義故愆从比而訓爲愼爾雅曰愆愼也凡重愼其事必纘密也又訓爲勤勤亦比密之義大誥曰無愆于恤言無勤于憂勤

猶頻也召詰曰愍祀于上下洛詰曰子冲子夙夜愍祀

皆謂勤祀亦言慎祀也比有輔助義故又訓爲輔爲助

大詰曰天闕愍我成功所言天密輔我成功也

所語助說見王

氏釋

又曰天亦惟用勸愍我民言天亦惟用常佑我民

也勤猶常也佑亦助也洛詰曰汭來愍殷言使來助殷

也輔有教導義因之凡相詰誠謂之愍酒詰曰典聽朕

愍愍敎也告也故又曰典聽朕敎亦曰典聽朕告酒詰

又曰汝訪愍殷獻臣言汝慎告殷賢臣也

說文訪愍也

汝訪

愍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

云云與上文厥詰愍度邦度士越少正御事文同一例

愍皆謂告也王氏引之曰廣韻愍告也詰愍猶詰告也

多方曰誥告爾多方是也傳於世字多訓爲慎惟世祀可通餘皆非其義

天棐忱辭 越天棐忱 天畏棐忱 若天棐

忱 明明棐常

大誥天棐忱辭其考我民傳曰言我周家有大化誠辭爲天所輔其成我民矣又越天棐忱傳曰於天輔成灝案棐訓輔忱訓誠雖本爾雅而此非其義也棐忱猶言靡常棐靡忱常皆一聲之轉天棐忱辭越天棐忱與康誥天畏棐忱君奭若天棐忱其義並同呂刑云明明棐常棐常卽棐忱也天棐忱辭其考我民言天道無常惟察我民卽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之意大雅大

明云天難忱斯與天棐忱辭句法相似辭斯皆語詞也
越亦語詞古與若通越天棐忱卽若天棐忱也畏與威
通天畏棐忱猶言天威靡常也文選幽通賦思元賦注
兩引尙書並作天威棐
忱棐亦讀爲匪忱信也故君爽又曰天不可信天難誑

勉介堂經說卷十二

徐灝學

尙書四

康誥

不能厥家人

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傳曰爲人君長而不能治其家人之道灝案能當讀爲甯說文云甯安也不能厥家人猶言不甯其家人傳於能下增治字以解之非是左氏僖九年傳入而能民文十六年傳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昭十一年傳蔡侯獲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三十一年傳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皆同義

不甯言不相安也

勿替敬典聽朕告

勿替敬典聽朕告傳曰勿廢所宜敬之常法順從我所告之言灝案傳以勿替敬典斷句失之此當讀勿替敬爲句典聽朕告爲句上文云烏呼敬哉與此言勿替敬相應典聽朕告猶云明聽朕言酒誥曰其爾典聽朕教又曰汝典聽朕毖竝與此同義

酒誥

棐徂邦君

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傳曰我文王在西土輔訓在日國君及御治事者下民子孫灝案傳說文不成義

棐讀爲匪說見大誥匪彼古通說見通釋言我西土彼往日邦君御事小子也傳因爾雅有弼棐輔比備也之文於諸棐字皆訓爲輔遂致執一鮮通惟下文厥棐有恭可訓爲輔耳

梓材

厥亂

王氏引之曰梓材厥亂爲民君爽厥亂明我新造邦又緇衣鄭注引古文尙書割申勸甯王之德今博士讀爲厥亂勸甯王德雖誥亂爲四輔又亂爲四方新辟今文尙書立歧曰亂謀面用丕訓德亂與率同皆語詞而無意義亂字古音在元部率在術部古音讀相通韻案王

氏訓率爲語詞是也其云率與亂古音讀相通則未然諸亂字皆率之譌段氏若膺謂古文率與率形近然率字尙不甚似蓋篆文𠂔作𠂔與率形近故率譌作𠂔又書作亂耳

惟其塗丹牋

若作梓材旣勤樸斲惟其塗丹牋傳曰惟其當塗以漆丹以朱正義曰塗丹皆飾物之名謂塗牋以朱牋牋是彩色之名有青色者有朱色者故鄭元引山海經云青丘之山多有青牋此經知是朱者與丹連文故也顧案丹牋猶言丹青鄭引山海經青牋是牋爲青色之證傳疏皆未昭晰蓋丹沙石青之類凡產於石者皆謂之丹

因丹沙於諸品中爲取精遂獨擅其名猶金有五色而黃爲之長遂專以黃者爲金也山海經大荒西經白丹青丹郭注丹者別是彩名亦猶黑白黃皆云丹也僞傳孔疏不知此義以丹爲朱之定名又以丹牒連文遂併誤釋牒爲朱矣

召誥

面稽天若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旣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旣墜厥命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考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傳解面稽天若曰面考天心而順之灝案傳說未

確正義引鄭注面猶迴向是也稽合也

見廣雅

面稽天若

言所向合於天之所順也下文其稽我古人之德猶儒行云古人與稽鄭注稽猶合也稽謀自天亦謂所謀合於天道也

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

厥民刑用勸

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傳曰王在德元則小民乃惟用法于天下王氏念孫曰經言刑用于天下不言用法于天下也余謂爾雅刑常也言王在德元則小民常用王德于天下也灋案刑謂之常雖本雅訓然小民常用王德于天下殊不成義竊謂刑當如觀厥刑于二女之刑傳曰刑法也詩刑于寡妻毛傳同此

法爲效法之法非法令之法經言王在德元小民乃愷效法而用于天下耳多方曰愼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亦謂厥民效法而用勸也

洛誥

咸秩無文

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傳曰言王當始舉殷家祭祀以禮典祀于新邑皆次敘不在禮文者而祀之又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傳曰厚尊大禮舉秩大祀皆次秩無禮文而宜在祀典者王氏引之曰不在禮文則是祀典所無矣祀典所無而祀之何以異於淫祀乎傳義非也文當讀爲祭謂天地郊宗五時廟祫各

有等差皆次序之無有紊亂也。灝案古籍未見有紊逆
作文者王說未可從也。傳以殷禮爲殷家祭祀康成亦
以爲殷禮皆非是。疏引鄭元云王者未制禮樂恆用先王之禮樂下文惇宗將
禮豈亦可謂之殷家祭祀乎。殷如殷祭之殷蓋言盛也。
非殷商之謂也。傳解無文之義於經指未達失但辭有
未達耳。咸秩無文言禮文殘闕放失者或宜在祀典而
未舉尙無其文者皆次敘以行之云爾。

又案正義曰鄭元云王者未制禮樂恆用先王之禮
樂此康成舊注也。又云是言伐紂以來皆用殷之禮
樂非始成王用之也。周公制禮樂旣成不使成王卽
用周禮仍令用殷禮者欲待明年卽政告神受職然

後班行周禮班訖始得用周禮故告神且用殷禮也
此則孔冲遠疏釋之文近孫氏星衍作尚書今古文
注疏誤以孔疏併入鄭說全書此類不可枚舉取爲
貽誤後學不可不辨故附識於此

多士

勅殷命終于帝

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終于帝傳曰我
有周受天佑助之命故得奉天明威天命周致王者之
誅罰正黜殷命終周於帝王灝案勅猶告也勅本作敕說文敕誅也廣雅終卽天祿永終之義言告殷命終于天也下文
云有命曰割殷告勅于帝卽其證傳說非

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

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傳曰惟天不與信無堅固治者故輔佑我我其敢求天位乎灝案此當讀惟天不畀爲句允罔固爲句亂

弼我爲句惟天不畀與下文惟帝不畀文同一例又云

惟天不畀傳連下不允信也見釋罔靡也釋言靡罔無也固常

也曲禮鄭注允罔固猶言信靡常卽天命靡常之義亂

者率之譌率語詞也說見梓材傳說非

引逸 不適逸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傳曰言上天欲民長逸樂有夏桀爲政不之逸樂故天下至戒以

謫告之灝案逸樂不可爲訓也引猶導也

廣雅引道也
道與導同

逸安也上帝引逸蓋古語言導而安之也

嚮于時

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佚
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傳曰天下至

誠以謫告之是嚮于時夏不背棄灝案嚮讀爲鄰翼也

鄰古字作鄉檀弓子鄉也釋文鄉本作嚮論語顏淵篇鄉也吾見於夫子釋文鄉本作鄰馬融以時

字絕句是也言有夏不安則天降災異以格正之彼時

夏不能用帝命大淫佚有罪狀於是天亦不復恤問

王氏

念孫曰古字間與問通謂
相恤問也說見周易述聞

乃廢其大命降致罰也傳說

失之

俊民甸四方

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傳曰天命湯夏代
夏用其賢人治四方灝案俊通作馴堯典克明俊德史記五帝紀作能馴
馴馴猶順也易坤象傳馴致其道甸治也見詩信南山
德馴猶順也九家注馴猶順也言順民治四方也傳說非

天顯民祇

誕淫厥佚罔顧于天顯民祇傳曰言紂大過其過無顧
于天無能明人爲敬史記魯世家曰在今後嗣王紂誕
淫厥佚不顧天及民之從也徐廣曰一作敬之也馬融
曰紂大淫樂其逸無所能顧念於天施顯道於民而敬
之也灝案顯猶明也祇敬也敬有畏義天顯民祇猶言

天明民畏皋陶謨天明畏自我民明威省言之則曰天顯民祇也史遷馬融及舊傳皆未得經旨故其說迂迴而不可通

朕不敢有後無我怨

朕不敢有後無我怨傳曰我亦不敢有後誅汝無怨我
淵案經文竝無誅字如傳說不敢有後誅而但言有後則文不成義唐石經初刻後下有誅字即據傳增入後覆校去之此當讀朕不敢有爲句後無我怨爲句言此天命非我所敢居故曰朕不敢有熹平石經正作維天命元朕不敢有

予大降爾四國民命

予大降爾四國民命傳曰民命謂君也天下汝民命謂

誅四國君灝案命猶教令也

樂記鄭注命教也魯語韋注命令也大雅下武箋命

猶教令也

多方曰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又曰今我曷敢

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又曰乃有不用我降爾命又曰爾不克勸忱我命又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義竝同傳說非

無逸

文王卑服

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傳曰文王節儉卑其衣服灝案衣服不可言卑傳說望文生義卑服謂自卑以服事殷與上抑畏文義相承

惟正之共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傳曰文王不敢
樂於遊逸田獵以眾國所取法則當以正道供待之故
又繼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
正之供傳曰所以無敢過於觀遊逸豫田獵者用萬民
當惟正身以供待之故王氏引之曰以猶與也正當讀
爲政其奉也言耽樂是從則怠於政事文王不敢盤于
遊田惟與庶邦奉行政事故曰以庶邦惟政之其言惟
政是奉也以萬民惟正之其亦謂與萬民奉行政事也
楚語引此作惟政之恭後漢書鄧曄傳注引尙書無逸
曰以萬人唯政之其是其明證傳解正爲正道爲正身
始不識古人假借之例至蔡仲默以正其爲常貢正數

則誤甚矣。灝案行政自爲民上者言之與廢邦奉行政事可也。與萬民奉行政事則少牽強矣。傳解正爲正道不誤。惟云當以正道供之其義未安。供古字作共。與恭通。故後漢書注引作共。楚語引作恭。皆奉行之義。以不必讀爲與。正通作政亦不得訓爲政事。以廢邦惟正之共者以廢邦惟正道是奉也。以萬民惟正之共其義亦同。

君夷

我後嗣子孫

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隤。命灝案漢書王莽傳羣臣奏曰

臣聞周成王幼少周道未成成王不能其事天地修文
武之烈周公權而居攝則周道成王室安不居攝則恐
隊失天命書曰我嗣子孫大不克其上下過失前人光
在冢不知命不易天應棐謀乃亾隊命此蓋經師舊說
故羣臣引以贊成居攝之謀然以後嗣子孫爲成王恐
非經指下文云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乃指成王則
此非謂成王明矣今案後嗣子孫謂後王也此承上文而
言上文云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
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故又言我後嗣子孫若弗能
恭上下過佚前人光烈則將墜失天命是不能永孚于
休而終出于不祥矣在冢不知天命不易蓋謂後王居

漢宮之中不知創業之艱難也舊傳亦不以後嗣子孫
爲成王惟云我老在家則不得知其說未安耳

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非天庸釋有夏非天
庸釋有殷

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傳曰天不用令釋廢於文王所
受命灝案傳訓庸爲用文義詰屈爲病竊謂庸語助詞
言天不釋于文王受命耳多方曰非天庸釋有夏非天
庸釋有殷與此文同一例又左氏文十八年昭元年傳
及魯語竝曰庸何傷襄二十五年傳將庸何歸大戴記
曾子制言篇庸孰能親汝乎荀子宥坐篇女庸安知吾
不得之桑落之下莊子齊物論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

不知耶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耶楚辭哀時命篇
庸詎知其吉凶以上諸庸字皆語詞而無意義王氏釋
詞謂庸何庸安庸詎之類皆連文庸猶何也猶安也猶
詎也其說自通然不如訓爲語詞尤妥帖也

有陳

率惟茲有陳保父有殷黜案陳列也

見周禮掌客謂賢

人在殷之列位者也有陳猶言有國有家皋陶謨曰予
欲左右有民湯誓曰今爾有眾維誥曰佅嚮卽有條明
作有功竝與此同例有皆語助詞率惟發語詞也傳云
循惟此道有陳列之功失之

綢天滅威

有殷嗣天滅威傳曰有殷嗣子紂不能平至天滅亾加之以威王氏念孫曰天滅二字連讀則與威不相屬傳義非也廣雅曰威德也風俗通義十反篇曰書曰天威棐諶言天德輔誠也是古者謂德爲威有殷嗣天滅威者有殷之君纣天出治而乃滅德不務所以喪亾也灝案風俗通義引書天威棐諶卽康誥之天畏棐忱也畏通作威則威非謂德明矣皋陶謨天明畏釋文云畏馬本作威與此同例天威棐諶猶言天威靡常說見大誥此滅威亦非滅德不務之謂古者謂凶禍爲威故凡殺戮喪敗之事皆曰威說見洪範及小

雅常

滅威謂滅亾也

予不允 予不惠

公曰予不允惟若茲誥傳曰我不信惟若此誥灝案傳訓允爲信義有難通爾雅曰允佞也不允猶自謙言不佞左氏成十三年傳寡人不佞魯語寡君不佞是也佞者巧慧之稱不佞猶言不慧也下文云予不惠若茲多誥惠卽慧之假借字

論語好行小惠鄭注魯讀慧爲惠

不惠猶不允也

傳訓不惠爲不順亦失之

多方

不克終日勸

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傳曰言桀乃大爲過昏之行不能終日勸於天之道灝案傳以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爲一句非也此當讀勸字絕句下

文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又亦克用勸凡五句皆以勸字屬讀此亦當同言桀不能終日自勸勉也于帝之迪承上文惟帝降格于夏而言上帝降格以災異譴責而教道之所謂帝之迪也爾雅迪道也經言于帝之迪乃汝所聞也而桀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天乃大降罰崇亂有夏耳餘見後

不克開于民之麗

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傳曰桀其謀天之命不能開于民之所施政教麗施也言昏昧又曰桀乃大下罰於民重亂有夏灝案不克開于民之麗謂陷民罹于法卽下文所云乃胥惟虐于民也

開卽下文所謂開釋無辜也乃大降罰崇亂有夏亦謂天降之罰傳說皆非是

惟天不畀純

惟天不畀純傳曰惟天不與桀亦已大灝案傳訓純爲大非也純善也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好也見方言言天不與以善也畀純與下文畀矜相對

義民

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傳曰天所以不與桀以其乃惟用汝多方之義民爲臣而不能長久多享國故灝案王氏念孫釋立政三宅無義民云俄通作義俄哀也言夏先王居賢人於官而任之

則三宅皆無傾軋之民呂刑篇義姦宄亦是傾軋之意其說甚精愚謂此多方之義民亦是傾軋之民如以爲善人則豈有用善人而爲天所不與者乎傳謂雖用義民爲臣而不能使之多享國故以此爲天所不與則辭枝而誦矣不克永于多享言桀用傾軋之人以亾其國也

簡代夏作民主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傳曰乃惟成湯能用汝眾方之賢大代夏政爲天下民主灝案此承上文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故簡代夏作民主也下文天惟式敎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亦

其義簡如簡在帝心之簡傳訓簡爲大失之

不蠲烝

圖厥政不蠲烝傳曰紂謀其政不絜進于善灝案不絜進于善但云不絜進則文義不完傳說非也蠲訓爲絜絜度也戴侗六書故曰絜引繩圍度也大學曰君子有絜矩之道莊周見櫟社樹絜之百圍史記曰度

長絜

烝烝也

爾雅釋詁

言紂謀其政不度于眾也

立政

謀面

謀面用丕訓德傳曰謀所面見之事無疑則能用大順德灝案傳說緣詞生訓未得其義面當讀爲緬楚語緬然引領南望賈逵注曰緬思貌也

華嚴經音義引

謀面用丕訓

德言謀思用大順德之人耳

閔後

桀德惟乃弗作往往是惟暴德閔後傳曰桀之爲德惟
乃不爲其先王之法往所委仕是惟暴德之人故絕世
無後灝案傳以惟乃弗作爲句往往是惟暴德爲句殊
謬孫氏星衍以往任斷句云弗爲往咎先王任人之道
是也惟云暴虐爲德不顧其後猶未盡得經旨愚謂閔
後猶言無以爲繼謂桀暴德不能繼承先王之道也下
文成湯克用三宅三俊乃能繼夏爲治矣

亦越成湯陟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傳曰桀之昏亂亦於成

湯之道得升大賜上天之光命王天下灝案陟如汝陟
帝位之陟言湯陟帝位大理上帝之光命用三有宅三
有俊也傳說非

受德毆 羞刑暴德

其在受德毆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
德之人同于厥政傳曰受德紂字帝乙愛焉爲作善字
而反大惡自強惟進用刑與暴德之人同于其國竝爲
威虐灝案逸周書注雖有紂字受德之文而此非稱其
字也此與上文桀德文同一例桀德受德猶言桀之行
受之行耳逸周書克殷解曰殷末孫受德孔晁注紂字
受德呂氏春秋當務篇云紂之同母三人其
長曰微子啟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受德
乃紂也案受卽紂之異文說見說文箋疏其訓散爲

自強羞爲進用亦非是散當讀爲昏義引鄭注讀昏爲
散釋文皆本或作此言其昏非謂其強也下文同于厥
政乃謂進用不得於上句言之愚謂羞刑暴德四字平
列羞辱也辱刑暴德猶言犯法亂德此等人同在國中
受不能去乃惟與眾狎習逸德之人共爲政事也

顧命

惠 戮 瞿

二人崔弁執惠又一人冕執戮一人冕執瞿傳曰惠三
隅矛戮瞿皆戟屬鄭云惠狀蓋斜刃空交刈戮瞿蓋今
三鋒矛灋案阮氏鍾鼎款識周無東鼎東作說文
惠古文作說文三隅矛始似之又戴侗六書故曰癸

文作似三歧矛王休嘯堂集古錄癸鼎文同又商瞿父鼎作亦與鄭說三鋒矛形似王氏鳴盛曰疑此兵器似此古文瞿字其上鋒刃似雙目其下柄似一故遂以名之是也

寡命

無壞我高祖寡命傳曰無壞我高祖之德寡有之敎命王肅曰美文王少有及之故曰寡有也灝案傳及王說皆緣詞生訓寡疑當作宣字之譌也隸書寡字作與宣相似而誤易說卦傳其於人也爲寡髮釋文寡本又作宣其誤與此同宣命謂高祖宣布之命也

不平富

管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傳曰文武道大政化平美不
務咎惡王肅云丕平富文武道大天下以平萬民以富
也灝案平讀爲辯辯與徧通堯典平章百姓平秩西成
大傳平皆作辯鄉飲酒禮
注今文辯富讀爲福易謙象傳鬼神害盈咎過也小雅
皆作徧篇微我有咎傳咎過也北山篇或慘慘畏咎猶罪過也
丕語詞言徧福於人而

不務責過於人也呂刑非訖于威惟訖于富義與此近

說詳經
義述聞

呂刑

五虐之刑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
始淫爲劓刑劓劓乃劓之訛說文支部劓下引書曰
劓劓劓劓可證則者軍法以矢貫耳

非五刑所有也
辨見經義述聞
傳曰三苗之君習蚩尤之惡不用善化
民而制以重刑惟爲五虐之刑自謂得法於是始大爲
截人耳鼻株陰黥面以加無辜故曰五虐鄭曰苗民大
爲此四刑者言其特深刻異於皋陶之爲灋案經言苗
民弗用靈制以刑不言三苗之君制以刑五虐之刑果
爲三苗始制古聖帝王豈有遵而用之而穆王猶稱道
弗置者邪僞傳及鄭說皆非也今案五刑唐虞以來久
已有之蓋因蚩尤三苗之亂爲此峻法卽周官刑亂國
用重典之義呂刑特溯其立法之源耳苗民弗用靈制
以刑者因其弗善而制以刑非謂苗民之制也五虐之
刑猶今世言十惡之律非以刑爲虐也淫謂浸淫變本

加厲之詞以其殺戮無辜因重爲此剔剔桷黥之刑也
堯典五刑有服鄭注五刑墨劓剕宮大辟與此略同是
五刑實始於唐虞之世而三代因之秋官司刑掌五刑
之灋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則
罪五百殺罪五百是其明證說者泥於淫虐二字未察
其義疑周家不當淫刑虐民欲爲回護而以爲有苗之
法康成又謂苗民深刻異於皋陶夫既同此五刑矣又
何寬厚深刻之異乎正義曰周世有剔剔之刑非苗民
別造此刑也以加無辜故曰五虐
鄭意蓋謂截耳截鼻多截之桷陰苦於去勢黥而甚於
墨劓孔意或亦然也此亦知其義有難安故爲之多方
遷就然終不可通也嘗讀史至漢文帝除肉刑歎其仁厚而竊疑
唐虞之世何以有此今讀呂刑乃知五刑之法爲蚩尤

苗民之亂而設聖人不得已而爲之者也此亦司刑者所當知而治經家所樂聞矣

罔差有辭

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傳曰苗民於此施刑并制無罪無差有直辭者言淫濫灋案罔差言斷獄無過差辭謂獄辭也傳說非

閱實其罪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傳曰閱實其罪使與罰各相當王氏引之曰實語詞閱實其罪閱其罪也閱當讀用說桎梏之說蒙卦釋文說吐活反古字閱與說通說者解釋也百鍰既納則釋其罪經義較然甚明此以赦罪言之

與上文其審克之異義灝案罪疑於赦而罰之錢則解
釋其罪不待言也經云閱實其罪正恐罪有出入錢有
多寡故閱實之傳言使與罰各相當是也王說未協上
文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總言其綱
此墨劓剕宮大辟之罰乃其條目亦未見審克與閱實
異義卽以審克爲審定則閱實爲覆覈亦無不可通耳

剕辟

傳曰剕足曰剕灝案五刑墨劓剕宮大辟周官司刑制
作別鄭駁五經異義曰皋陶改臚爲剕周改剕爲臚蓋
此三者皆足刑而有異臚者去鄰蓋剕卽漢法之斬趾
前人己言之而剕則未明其制今案剕本作腓說文肉

部云腓脛膕也蓋脛後謂之腓足之筋力繫焉去腓則不能行其刑重於別而輕於膕故改膕爲剗改剗爲別也腓之作剗猶跣作別黥作剗